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朱子語類卷七十

易六

屯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窒滯困則窮矣 賀孫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為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

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餘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

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来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　銖

剛柔始交而難生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　當

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　淵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

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礪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淵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

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徳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銖

問屯需二象皆隂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時舉

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他又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

銖又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然此是抑䪨○銖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𠏉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盤桓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别無他說可據只得且隨他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

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冦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銖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闕

十年乃字耿南仲亦如此說淵

問即鹿無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無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

麓象辭當作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銖

蒙

伊川說蒙亨髣髴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 淵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

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著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淵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只是心下鶻突燾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

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来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

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銖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

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説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淵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

曰何由得會有聖功　淵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畧如此髣髴不皆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　淳

果行育德又是别説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㝵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説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淵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静之時也李通云育德

是艮止也_{端蒙}

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_節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_淵

不利為寇利禦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_淵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

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冦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學履

問利用禦冦上下順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從順於我故能禦冦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

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

象曰上下順也燾

需

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淵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

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

退間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銖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淵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或云以乾去涉大川○燾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人傑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 淵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銖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夔孫

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

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惱了 淵

伯豐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别無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 僩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淵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止是陰位不得言不當 淵

訟

訟攻責也如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 僴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 中實為有孚坎險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 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

卦辭如此辭極齊整盖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来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盖四陽二陰自遯来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来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来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

正欲如此葢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来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難

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銖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淵

問訟彖云剛来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為剛来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

之剛来邪曰此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来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来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説若如先儒説則多牽强矣時舉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来必是有訟淵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淵

王弼言有徳司契是借這箇契字說言自家執這箇契

在此人来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 㝢

問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爻是隂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畧去訟之才辯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 燾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 淵

問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無眚解者牽强曰如此解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

何故不言二百户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様子又不似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振

三百户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説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説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説乾為馬却説龍坤為牛却説馬離為龜却説牛做得箇例来括他方得見説已做了例又却不曾見得淵

問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隨人做方得吉之道 僩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淵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文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 淵

師

吉無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来好方得無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

是合做底自家做出来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淵

師彖辭亦是説得齊整處 銖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淵

問潘謙之説師九二欲互説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

不是恁地仔細解釋礪

問師或與尸伊川説訓為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與尸血刃之説何必又牽引别説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説後来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説甚不以為然今看来只是兵敗與其尸而歸之義

小年更讀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剥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葢以為割剥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来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

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某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貞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形民又看家語亦作形民字方知舊来看得是此是祭公謀父諫穆王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礪

問易文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嗣

問程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徳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曰此只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他時舉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淵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説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来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别君

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别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學履

比

李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履學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淵

問不寧方来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

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䂓

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前夫當之矣彼云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礪

後夫只是說後来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夫底淵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来

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淵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廣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淵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淵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時舉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来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来則取之大意如此

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 洽

比九五邑人不誠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 䕫

邑人不誠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淵

易第六爻在上爲首自下又爲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是也 闕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横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淵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

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學履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温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

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學履）

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礪）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盖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蓄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時舉）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

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淵

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　時舉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

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復淵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淵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淵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説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

動得那上下底拏如手把拏住之象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必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説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之象淵

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

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無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説輹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銖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必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礪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

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他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言婦雖貞猶厲而况於不貞乎盖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 幹

十六日月雖闕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

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文則

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抵不得便宜

月幾望小畜上九歸妹六五中孚六四

履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著他

後去淵

履上乾下兊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

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礪

問履以兊遇乾和悦以躡剛强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

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錄時舉錄見下

叔重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云夬履貞厲與彖似相反何邪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時舉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定上下辨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

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

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於不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却說得好 僩

履道道即路也 淵

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 淵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砥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淵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

夬履貞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學履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淵

泰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説道理看来聖人出来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廹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闕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

世稍不支捂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學履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　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賛天地化育而與之

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又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個

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淵

問裁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

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學履○壽録作天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其力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彚亦是占辭曰以其彚屬上文甞見郭璞易林亦如此作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盖抜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彚者人也𣗥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邪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

曰易上如説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説若不是一箇心胷明濶底如何做得礪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不信爾義剛

于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食礪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

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淵

帝乙歸妹令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来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 淵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来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淵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 礪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淵

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是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礪

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

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始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来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銖

否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　淵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强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强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彚征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

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某覺得牽强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将濟之時與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

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具亡具亡而又繫于苞桑也銖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淵

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出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淵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學履

包羞之說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三巳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耻淵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

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_礪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

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盖亦抑陰進陽之義學履録作助陽之意某於坤卦曾畧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来豈必勦滅之乎文蔚○學履録畧

九四則否巳過中上三爻是説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

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内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這裏便傾了否做泰淵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

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
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
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来不如此蓋當時
人皆識得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
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
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著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
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来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
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

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説出這話来 僩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 淵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淵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

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淵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淵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

此其所以為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學履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大好兩者時位相應意氣相合只知欵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

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䜟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説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説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説甚善

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强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淵錄云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又問同人于郊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

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無悔也銖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㽦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時舉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礪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淵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

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説却似嫌他説得大要束小了説蓋卿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説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僩

古人於亨字作享烹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

亨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 僩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

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威貌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

王荆公上韓魏公啟云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譏魏公也○銖

謙

謙便能亨文為君子有終之象 淵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淵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淵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淵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

吉凶字 淵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髙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因云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

之环珓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觧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 時舉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賀孫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恐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 子蒙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

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只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 僩

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 淵

問謙裒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學履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

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淵

撝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有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淵

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不為過 礪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時舉

用之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著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文蔚

問謙上六志未得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為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説 㬊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來閉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且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銖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淵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

徒配了他亦不服 淵

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𡵨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

淵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

祖考也 僩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時舉

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礪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强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王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時舉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

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淵

盱豫悔言覷著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 淵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爲樂者也 榦

由豫猶言由頤 淵

隨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

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淵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節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淵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兊上乃雷入地

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某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子蒙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礪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淵

小子丈夫程說是淵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于鬼神

予之意 淵

蠱

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蠱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来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淵○必大

錄云上頭底只管剛下頭底只管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安得不蠱僩趙德莊如此說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礪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畧畧撐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　淵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説隨皆言卦義某本義之説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畀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

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

有為寛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

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

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

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

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

且寛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

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

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時此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銖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龜山之説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及有一人赴名請教於龜山龜山云不要拆壞人屋子皆是此意恩及胡文定論時政説得便自精神索性堯

夫詩云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天下事必大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沓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拆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柱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端蒙

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名龜山送之曰且緩下手莫去拆倒人屋子因言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為

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止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無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德明

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

做事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只是事之壞了者祖道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淵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徳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徳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銖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内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

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 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淵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来更幹箇甚麽 淵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别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 淳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爲臨也履學

問至于八月有凶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

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爲感亦是但覺得牽强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别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銖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甘者蓋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三

無所應却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淵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强分析賀孫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

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礪

觀

盥非灌之義盥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

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 淵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

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學履

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纔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燾

用之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

盖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

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别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

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

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徳故无咎小人無此徳自當

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

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説僩

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

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説下之人信而仰之

二説孰長曰從後説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

曰前説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

退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於近貴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

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别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

此說我字與本義不同當考〇銖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淵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

所見愈親切底意思學履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時舉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别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别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淵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碼

朱子語類卷七十